



浙江文獻集成

范道濟點校

查慎行全集

第十三冊

中華書局



查慎行全集

第十三册

范道濟
點校

中華書局

東坡先生編年詩卷七

古今體詩五十首

起熙寧辛亥冬，自潤州抵杭州通守任，合明年壬子春夏作。

遊金山寺（二）

我家江水初發源，宦遊直送江入海。聞道潮頭一丈高，天寒尚有沙痕在。中泠南畔石盤陀，古來出沒隨濤波。試登絕頂望鄉國，江南江北青山多。羈愁畏晚尋歸楫，山僧苦留看落日。微風萬頃轉文細，斷霞半空魚尾赤。是時江月初生魄，二更月落天深黑。江心似有炬火明（三），飛焰照山棲鳥驚。悵然歸卧心莫識，非鬼非人竟何物？公自注：是夜所見如此。江山如此不歸山，江神見怪警一作「驚」我頑。我謝江神豈得已，有田不歸如江水（三）。

〔一〕金山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：金山澤心寺，在潤州城東南揚子江中，因頭陀開山得金，故名金山寺。《頭陀巖記》謂：金山之名，始於李錡奏請。王象之云：按，《唐書》，建中之難，陳少游在揚州，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，韓滉亦總兵臨金山。則建中時，已有金山之名，非始於李錡也。

〔二〕江心炬火：劉辰翁以爲龍。不知何據，存以備考。

〔三〕如江水：《晉書·祖逖傳》：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，渡江，中流擊楫而誓曰：「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，有如大江！」《詩話總龜》：東坡《游金山》，結四句蓋與江神指水爲誓耳。句中不言盟誓者，乃用子犯事，指水則誓在其中，不必詛神然後謂之盟也。《送程六表弟》云：「江水在此吾不食」，即此意。

附子由和：

長江欲盡闊無邊，金山當中惟一石。潮平風靜日浮海，縹緲樓臺轉金碧。瓜洲初見石頭城，城下波濤與海平。中流轉舵疑無岸，泊舟未定僧先迎。山中岑寂恐未足，復將江水遶山麓。四無鄰家群動息，鐘聲鏗鏗答山谷。烏鳶力薄墮中路，惟有胡鷹石上宿。誰知江海多行舟，遊人上下奪巖幽。老僧心定身不定，送往迎來何時竟？朝遊未厭夜未歸，愛山如此如公稀。不待遊人盡歸去，恐公未識山中趣。

自金山放船至焦山^(一)

金山樓觀何耽耽，撞鐘擊鼓聞淮南。焦山何有有修竹，采薪汲水僧兩三。雲霾浪打人跡絕，時有沙戶祈春蠶。公自注：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爲沙。我來金山更留宿，而此不到心懷慙。同遊興盡決獨往，賦命窮薄輕江潭。清晨無風浪自湧，中流歌嘯倚半酣。老僧下山驚客至，迎笑喜作巴人談。公自注：焦山長老，中江人也。自言久客忘鄉井，祇有彌勒爲同龕。困眠得就紙帳暖，飽食未厭山蔬甘。山林飢餓古亦有，無田不退寧非貪。展禽雖未三見黜，叔夜自知七不堪。行當投劾謝簪組，爲我佳處留茆菴。

〔一〕焦山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：焦山，海口之戍也。《京口三山志》：焦山在京口東北九里江中，與金山相望。《唐圖經》云：後漢焦光隱此，故名。按，焦光一作「先」，《高士傳》云：世莫知其所出，或云生漢末。嘗結草廬於此山，後野火燒其廬，因露寢。大雪，袒卧不移。三詔不起，因以「三詔」名洞。山之東北有二島對峙，謂之海門，上有焦山寺。

附子由和：

金山遊徧入焦山，舟輕帆急須臾間。涉江已遠風浪闊，游人到此皆爭還。山頭冉冉萬竿竹，樓閣不見門長關。金山共此一江水，只有絕勝無此間。野僧終日飽一飯，與世相視如髦蠻。門無舟楫

斷還往，說法教化鼇鼉頑。偶然客至話鄉國，西望落日低銅鑲。岷峨正在日入處，想像積雪堆青鬢。稻田一頃良自給，仕宦不返知誰攀。久安祿廩農事廢，強弓一弛無由彎。行逢佳處輒嘆息，想見茆屋藏榛菅。我知此地便堪隱，稻田旆旆魚斑斑。

甘露寺（二）

江山豈不好，獨游情易闌。但有相攜人，何必素所歡。我欲訪甘露，當途無閒官。二子舊不識，欣然肯聯鞍。公自注：欲游甘露寺，有二客相過，遂與偕行。古郡山爲城，層梯轉朱欄。樓臺斷崖上，地窄天水寬。一覽吞數州，山長江漫漫。却望大明寺（三），惟見烟中竿。狼石卧庭下（三），穹窿如伏獐。公自注：寺有石如羊，相傳謂之狼石，云諸葛孔明坐其上，與孫仲謀論曹公也。緬懷卧龍公，挾策事瑯嶼。一談收獅子，再說走老瞞。名高有餘想，事往無留觀。蕭公古鐵鑊（四），相對空團團。陂陀受百斛，積雨生微瀾。公自注：大鐵鑊二，按銘，梁武帝所鑄。泗水逸周鼎，渭城辭漢盤。山川失故態，怪此獨能完。僧繇亦化人，霓衣挂冰紈。隱見十二疊，觀者疑夸謾。破板陸生畫，青貌戲盤跚。上有二天人，揮手如翔鸞。筆墨雖欲盡，典刑垂不刊（五）。公自注：畫獅子一，菩薩二，陸探微筆。赫赫贊皇公，英姿凜以寒。古柏手親種，挺然誰敢干。枝撐雲峰裂，根入石窟蟠。公自注：衛公所留，祠堂在寺，手植柏合抱矣。薤草得斷碑，斬崖出

金棺。瘞藏豈不牢，見伏理可嘆。公自注：近寺僧發古殿基，得舍利七粒，并《石記》，乃衛公爲穆宗皇帝造福所葬者。四雄皆龍虎，遺迹儼未刊。方其盛壯時，爭奪肯少安？廢興屬造物，遷逝誰控搏。況彼妄庸子，而欲事所難。古今共一軌，後世徒辛酸。聊興廣武嘆，不待雍門彈。

〔一〕甘露寺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：甘露寺在潤州城東角土山上，清明，軒檻俯見揚州。《京口三山志》：北固山上有亭屋五間，《舊經》云：孫吳甘露五年建，因以年號爲寺名。《九域志》：甘露寺前對北固，後枕大江，唐李德裕建，時甘露降此，因以爲名。按，《會昌一品集》中有《祭言禪師文》，云：因甘露之降瑞，立仁祠於高標。當從《九域志》爲是。

〔二〕大明寺：《輿地紀勝》：大明寺在揚州蜀岡側，盛儀《維揚志寺》：在江都縣西北，古之棲靈寺也。

〔三〕狼石：《蔡寬夫詩話》：甘露寺中有塊石，《耆老傳》稱孫權嘗據其上，與劉備議曹操處，與先生自注不合。

〔四〕鐵鑊：《名勝志》：甘露寺中鐵鑊甚鉅，梁天監十八年造。在解脫殿前，銘曰：「滿貯甘露，種以荷蕖。供養十方，一切諸佛。」後二行，書官人名并「五十石鑊」四字。

〔五〕不刊：杜預《春秋傳序》：左邱明受經於仲尼，以爲經者，不刊之書也。

〔六〕廣武：《元和郡縣志》：滎澤縣有廣武城，在三皇山上，或謂之三寶山。上有二城，曰東廣武、西廣武，各在一山頭，相去二百步。《水經注》：高祖與項羽對語，羽射高祖中胸處也。

附子由次韻：

去國日以遠，涉江歲將闌。東南富山水，跬步留清歡。遷延廢行邁，忽忘身在官。清晨涉甘露，乘高棄征鞍。超然脫闌闌，穿雲撫朱欄。下視萬物微，惟覺滄海寬。潮來聲洶洶，望極空漫漫。一渡海舶，冉冉移檣竿。水怪時出沒，群嬉類獬獬。幽陰自生火，青熒復誰鑽？石頭古天險，憑恃分權瞞。疑城耀遠目，來騎驚新觀。聚散定王業，成毀猶月團。金山百圍石，岷岷隨濤瀾。猶疑漢宮廷，屹立承露盤。狂波恣吞噬，萬古嗟獨完。凝眸厭滉漾，繞屋行盤跚。此寺歷今古，遺跡皆龍鸞。孔明所坐石，牂羶非人刊。經霜衆草短，積雨青苔寒。蕭翁嗜佛法，大福將力干。陂陀故鑊在，甲錯蒼龍蟠。衛公秉節制，佛骨埋金棺。長松看百尺，畫像留三嘆。新詩語何麗，傳讀紙遂剋。嗟我本漁釣，江湖心所安。方爲籠中閑，仰羨天際搏。游觀惜不與，賦咏嗟獨難。俸祿藉升斗，蠶鹽嗜醎酸。何時扁舟去？不俟官長彈。

次韻子由柳湖感物（一）

憶昔子美在東屯，數間茆屋蒼山根。嘲吟草木調蠻獠，欲與猿鳥爭啾喧。子今憔悴衆所棄，驅馬獨出無往還。惟有柳湖萬株柳，清陰與子供朝昏。胡爲譏評不少借（二），生意凌挫難爲繁（三）。柳雖無言不解慍，世俗乍見應慙然。嬌姿共愛春濯濯，豈問空腹修蛇蟠？朝

看濃翠傲炎赫，夜愛疏影搖清圓。風翻雪陣春絮亂，蠹響啄木秋聲堅。四時盛衰各有態，搖落淒愴驚寒溫。南山孤松積雪底，抱凍不死誰復賢？

〔一〕柳湖：《名勝志》：柳湖在陳州城北，子由爲教授時創亭於上。

〔三〕譏評：施氏原注云：按子由詩，意謂柳花入水爲浮萍，松性堅耐，其露墜地爲僂茅，功力十倍鐘乳。故東坡有是句。

〔三〕生意：庾信《枯樹賦》：老樹婆娑，生意盡矣。

附子由原作：

柳湖萬柳作雲屯，種時亂插不須根。根如卧蛇身合抱，仰視不見蜩蟬喧。開花三月亂飛雪，過牆渡水無復還。窮高極遠風力盡，棄墜泥土顏色昏。偶然直墮湖水中，化爲浮萍輕且繁。隨波上下去無定，物性不改天使然。南山老松長百尺，根入石底蛟龍蟠。秋深葉上露如雨，傾流入土明珠圓。乘春發生葉短短，根大如指長而堅。神農嘗藥最上品，氣力直壓鍾乳溫。物生稟受久已異，世俗何始分愚賢。自注：嘗見野人言，柳花入水爲浮萍，松上露墜地爲僂茅，陰乾服之益人。古方云：十斤鍾乳，不如一斤僂茅。

次韻楊褒早春〔一〕

窮巷淒涼苦未和，君家庭院得春多。不辭瘦馬衝殘雪，來聽佳人唱《踏莎》〔三〕。破恨徑須

煩麴蘖，增年誰復怨羲娥？良辰樂事古難並，白髮青衫我亦歌。細雨郊原聊種菜，冷官門戶可張羅。放朝三日君恩重^(三)，睡美不知身在何。

〔一〕楊褒：歐陽公有《於劉功曹家見楊褒女奴彈琵琶》詩，餘無可考。

〔二〕佳人唱《踏莎》：佳人當指琵琶妓也，樂府有《踏莎行》。

〔三〕放朝：司空圖詩：高秋期野步，積雨放趨朝。

慎按：施氏原注：楊褒於治平間通判潁州。先生次韻詩疑亦過潁州時作，而無確據。聊從舊本編此，俟再考。

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^(一)

其一

眼看時事力難勝^(二)，《苕溪叢話》作「任」，訛，貪戀君恩退未能。遲鈍終須投劾去，使君何日換
聾丞。

〔一〕初到杭州：《宋史》本傳：王安石欲變科舉，公議上，即日召對。安石之黨不悅，命權開封推官。會上元，敕府市浙燈，軾疏罷之。時安石創行新法，復上書論其不便。安石滋怒，使御史

謝景溫論奏其過，窮治無所得。軾遂請外，通判杭州。按，《年譜》：先生於熙寧四年十一月到任。

〔三〕時事：子由所作先生《墓志》云：是時，四方行青苗、免役、市易，浙西兼行水利、鹽法。《烏臺詩案》：熙寧四年十二月內，初任杭州，《寄子由》詩云：「眼看時事」云云，意謂新法青苗、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，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。

其二

聖明寬大許全身〔一〕，衰病摧頹自畏人。莫上岡頭苦相望，吾方祭竈請比鄰。

〔一〕聖明寬大：《咸淳臨安志》：熙寧三年，詔江淮發運、湖北運司體量殿中丞、直史館蘇軾居喪服除，往復賈販，及令天章閣待制李師中供析照驗，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聞。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奏故也。景溫與王安石連姻，安石實使之窮治，卒無所得。軾不敢自明。久之，乞補外。上批出：「與知州差遣。」中書不可，擬令通判潁州。上又批出：「改通判杭州。」然軾自此留京師幾一歲，明年夏末秋初乃出都，由陳赴杭。此段可補本傳、《墓誌》之缺。

附子由次韻二首：

吏治區區豈不勝《樂城集》作「任」者，訛吳中已自富才能。還應占位書名姓，學取藍田崔縣丞。

試盡風波萬里身，到官山水却宜人。君知晏子恩仍厚，還與從來舊卜鄰。

次韻柳子玉二首

地 爐

細聲蚯蚓發銀瓶，擁褐橫眠天未明。衰鬢鑷殘欹雪領，壯心降盡倒風旌。自稱丹竈鎚銖火，倦聽山城長短更。聞道牀頭惟竹几，夫人應不解卿卿。公自注：俗謂竹几爲竹夫人。

附子由作：

鑿地泥牀不費功，山深炭賤火長紅。擁衾熟睡朝衙後，抱膝微吟暮雪中。寵辱兩忘輕世味，冰霜不到傲天工。遙知麻步無人客，寒夜清尊誰與同。

紙 帳

亂文龜殼細相連，慣卧青綾恐未便。潔似僧巾白疊布，暖於蠻帳紫茸氊。錦衾速卷持還客，破屋那愁仰見天。但恐嬌兒還惡睡，夜深踏裂不成眠。

附子由作：

夫子清貧不耐冬，書齋還費紙重重。窗明曉日從教入，帳厚霜飈定不容。京兆牛衣聊可藉，公孫布被旋須縫。吳綾蜀錦非嫌汝，簡淡爲生要易供。

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^(一)

天欲雪，雲滿湖，樓臺明滅山有無。水清出石^{一作「石出」}魚可數，林深無人鳥相呼。臘日不歸對妻孥，名尋道人實自娛。道人之居在何許？寶雲山前路盤紆^(三)。孤山孤絕誰肯廬^(三)？道人有道山不孤。紙窗竹屋深自暖，擁褐坐睡依團^{一作「圓」}蒲。天寒路遠愁僕夫，整駕催歸及未晡。出山迴望雲木合，但見野鵲盤浮圖^(四)。茲遊淡薄歡有餘，到家恍如夢蘧蘧。作詩火急迫亡逋，清景一失後難摹。

〔一〕惠勤、惠思：本集《錢塘勤上人詩序》云：佛者惠勤，從歐陽公遊三十餘年，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，尤長於詩。《咸淳臨安志》：惠勤，餘杭人。同時有惠思。王安石《送惠思》詩云：綠淨堂前湖水綠，歸時正復有荷花。花前若見餘杭姥，爲道仙人憶酒家。今於潛西菩明智寺有思所作《浴堂記》。

〔三〕寶雲山：《西湖遊覽志》：寶雲山在西湖之北，大佛寺之西。寶雲之支，渡西泠橋以入孤山。

《咸淳臨安志》：寶雲寺，乾德二年，錢氏建，舊名千光王寺，古蹟有靈泉井、錦塢、初陽臺。

〔三〕孤山：《咸淳臨安志》：孤山在西湖中稍西，一嶼聳立，旁無聯附，爲湖山勝絕處。舊有智果觀音院、瑪瑙寶勝院、報恩院、廣化寺。《西湖游覽志》：孤山歸介湖中，碧波環繞，唐、宋間樓閣參差，彌布椒麓。

〔四〕浮圖：《翻譯名義·宰堵波西域記》云：浮圖，此翻圓冢，亦翻高顯。義依梵，本瘞佛骨所，是名曰塔。

附文與可次韻二首：

跨明越，壓蘇湖，錢塘風物天下無。玉峰孱顏石穿漏，雪海浩蕩潮喧呼。舊嘗持之詫吾孖，會挈爾去相與娛。宦游若不求此都，腰間采組徒云紆。子瞻鳳味新結廬，日娛其間興不孤。平生美志自償足，休問滿眼生萑蒲。有物可比中鄙夫，蜉蝣朝生死於晡。公攘顯奪人缺一字篋，驕穉毋乃非良圖。子瞻之樂固有餘，辨說是非從魯遽。我今有索君勿逋，歸日好景爲我辜。

問子瞻，何江湖，乃心魏闕君豈無？胡爲放浪檢束外，日與隱者相招呼？籃輿往往從以孖，靈運石壁無此娛。窮深極險興未已，豈復更憚梯磴紆。過客休誇衡與廬，天下此景君勿孤。欲將文字寫物象，當截無限春江蒲。登高能賦屬大夫，游覽未厭嗟已晡。安得世上有絕筆，盡取君詩粧此圖。此身之外何贏餘，惘然而覺其夢遽。請看湖上人名逋，此子形相誰解辜。

蘇子容次韻一首：

臘日不飲獨游湖，如此清尚他人無。唱酬佳句如連珠，況復同好相應呼。君常聽事嗟罪孥，雖在樂國猶寡娛。是社稷臣魯顓臾，直道自任心不紆。最愛靈山之僧廬，彼二惠者清名孤。案上梵夾牀龍鬚，爐銷都梁饌伊蒲。潔行自欲敦薄夫，長吟擁褐忘昕晡。坐客不設醴，對境如看方輿圖。君懷經濟才有餘，名聲妖孽徵顏蘧。且來山林尋邂逅，更玩四營兼參摹。

子由次韻一首：

鳥依山，魚依湖，但有所無所無。輕舟沿汭窮遠近，肩輿上下更傳呼。翩然獨往不攜孥，兼擅魚鳥兩所娛。困依巖石坐巉絕，行牽翠蔓隨纏紆。道逢勤思訪其廬，誦詩清切秋蟬孤。隱居羞踏陌上土，何人起愛輪下蒲？水南巷中羅百夫，雞鳴朝謁至日晡。人生變化安可料，憐汝久邈終無圖。鳬鷺不足鶴有餘，一俯一仰戚與蘧。嗟我久欲從逃遁，方圓不敢左右摹。

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（二）

獸在藪，魚在湖。一人池檻歸期無。誤隨弓旌落塵土，坐使鞭箠環呻呼。追胥連保《烏臺詩案》作「保伍」罪及孥，公自注：近屢獲鹽賊，皆坐同保，徙其家。百日愁嘆一日娛。白雲舊有終老約，朱綬豈合山人紆。人生何者非蘧廬，故山鶴怨秋猿孤。何時自駕塵車去？掃除白髮煩

菖蒲。麻輦短後《苕溪叢話》作「襪」隨獵夫，射弋狐兔供朝哺（三）。陶潛自作五柳傳，潘閬畫入三峰圖（三）。吾年凜凜《苕溪叢話》作「五十」今幾餘，知非不去慚衛蘧。歲荒無術歸亡逋，鵠則易畫虎難摹。

〔一〕李杞寺丞：按，李杞熙寧七年以三司判官提舉成都茶事。初立茶法，禁止民間私賣。先生詩有「茶爲西南害，岷俗記二李」，謂杞與稷也。

〔二〕朝哺：趙與時《賓退錄》：古之刻漏，夜有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，晝有朝、禺、中、哺、夕。

〔三〕潘閬：沈括《筆談》：潘閬，字逍遙，錢塘人。咸平間有詩名，與錢易、許洞爲友。後坐盧多遜黨，亡命，廢姓名，僧服入中條山。會赦，以四門博士召之。送信州安置，放棄終身。葉紹翁《四朝聞見錄》：潘閬居錢塘，工唐風，惟落魄不檢。爲秦王記室參軍。王坐罪，捕閬急。閬自髡易緇。上怒既怠，有爲閬說者，上旋悟，敕授四門助教。未幾，論者謂閬終秦黨，語多怨望，編置信州。先是，盧多遜與潘善，故有四門之命。多遜譖趙普不行，普相而多遜罷。故閬終不免。

慎按：《烏臺詩案》：熙寧五年，軾任杭州通判，於十二月內與發運司勾當公事大理寺丞李杞因獵出游孤山，作詩四首。內第二首有譏諷。「誤隨弓旌落塵土，坐使鞭箠環呻呼」，以譏諷朝廷新法行後，公事鞭箠之多也。又曰：「追胥保伍罪及孥，百日愁嘆一日娛」，以譏諷朝廷鹽法，收坐同保，妻子移鄉，法太急也。又曰：「歲荒無術歸亡逋，鵠則易畫虎難摹」，意取馬援畫鵠不成猶類